

2014年小说创作:

以多变的形式表达复杂的经验

□本报记者 李晓晨

刚刚过去的2014年对小说创作而言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大年”，在年终岁末各种盘点的声音里，出现最多的基本就是“平稳”一词，作家们沿着各自的路径有条不紊地尝试、探索、思考、书写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题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、书写中国经验，以及发掘人性与命运的深层真实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不同代际的作家都表现出对艺术创新的极大兴致，在不久前揭晓的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榜单中，“平稳”和“变化”的特点十分明显，作家们在保持此前创作水准的同时，以真诚、严肃的书写进入到更为多变的领域，希望以此来表达日益复杂的中国经验。

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共有25部作品上榜，包括5部长篇小说、10部中篇小说和10个短篇小说，在成名作家继续发力的同时，更年轻的作家也开始凸显创作实力。

讲述百年中国故事 关注变化中的复杂经验

过去一年的中国小说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叙事方式复杂多变，呈现出多色调、多角度的特点。许多作家将目光投向乡土与都市的交融、家庭与爱情的纠葛，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，他们以作家的情怀和担当书写着变化、行进中的社会。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认为，对于百年中国故事的讲述是2014年小说引人注目的特点。作家们在讲述方式上各显身手，具有鲜明的创新性，体现出作家在拥有文化自信时对叙事的积极探索。贾平凹的《老生》、徐则臣的《耶路撒冷》、范稳的《吾血吾土》、海飞的《回家》、何顿的《来生再见》等作品都是如此。对现实进行密切关注是很多作家的创作诉求，宁肯的《三个三重奏》、刘心武的《飘窗》、储福金的《黑白》等作品都体现出这一点。乡土叙事依然占有重要分量，但变化明显，比如关仁山的《日头》、范小青的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等，或体现为一种寓言式的不确定的存在之影，或侧重于对日益解体中的传统乡土的现代性乡愁的抒发。它们关注农民的灵魂状态、文化人格，更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

大时代中的伦理震荡和精神裂变。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就长篇小说创作谈到，《蟠虺》是一部有巨大艺术涵盖力的作品，小说借用悬疑的故事外壳，实际对历史、现实、知识分子的尊严等命题进行了严肃考量，写得有热血有骨气。《老生》展现了作家多年来对古典文化、古典精神的认知和积累，具有穿透中国社会的力量，语言疏朗，是贾平凹长篇中的杰作之一。《耶路撒冷》写得很开阔，徐则臣由年轻人的成长写出了中国几十年的变化，宏大的气象和品格值得关注。同样写城镇化，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和《日头》采取了不同的写法，前者采用后现代写作的技术，在写乡村生活时找到了一种“轻”、“易”的审美表达；后者则跳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，通过亡灵和智者的对话思考城乡一体化转型中的问题。

“70后”为代表的青年作家步入写作成熟期

在去年上榜的小说作家里，出现了更多以“70后”为代表的青年作家，这表明他们的创作实绩开始被业界认可，细读其作品，也可以发现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也出现了新的变化——开始从细碎的对自我世界的描摹转向对他人命运的书写。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何向阳说，上榜的青年作家与以往相比，更多关注现实民生问题、社会敏感问题、社会精神层面的问题，比如弋舟的《所有路的尽头》由艺术家的精神状态扩展至现代人的精神困境，在物质的占有和生活的幸福两者之间艰难抉择。李凤群的《良霞》写出了乡村女性的一生，通过主人公的善良、自尊等美德映射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命运的变化。这一代作家开始转向重视他人和世界，他们紧紧抓住人物的命运，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小世界，“70后”开始进入写作的成熟期。

评论家谢有顺认为，去年小说创作有两大特点，一是成名作家依然在坚持探索，写法上出现新气象，像贾平凹、刘醒龙、宁肯等作家，叙事上都有新意有变化。这表明除了思考“写什么”之外，“怎么写”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此

外，石一枫、弋舟、肖江虹、余一鸣、李宏伟、曹军庆等一批年轻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中篇小说。以往人们认为，中篇小说已逐渐成为被作家淡忘和忽略的文体，但现在看来，中篇小说依然还是中国作家应用得最娴熟的文体，中青年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。

尝试新的写法 读小说开始“有难度”

社会的复杂经验给作家提供了极大的言说空间，作家们创作出一批“有难度”的小说，精确表达了变化中的中国经验。正如雷达所谈到的，叙述方式的革新，形式结构的变化、话语的碎片化都出现在过去一年的小说创作中。作家改变惯用的写实主义手法，有意识地挑战读者阅读，重新借鉴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说方言式，打破常规时序，取消连贯性的故事。中短篇小说尤其显示了作家的敏锐和深刻，许多人在如何表现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有精妙的构思，创作出了好作品。

评论家洪治纲认为，中短篇小说创作水准尚可，作家在艺术上的求新求变体现出对创作的负责态度，钟求是的《我的对手》、李凤群的《良霞》、薛忆沩的《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》、张惠雯的《岁暮》等作品，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在肯定取得的成绩时，我们也要看到，很多中短篇小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：一是故事缺乏必要的说服力，情节发展和转换草率；二是小说内在的意蕴非常单薄，缺乏必要的回味空间，叙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

每到盘点一年收获的时候，人们总会为时间的转瞬即逝而慨叹，但与此同时，又更为这一年出现的一部部优秀作品感到欣慰，因为体现在这些作品字里行间的，是作家们严肃、真诚的创作态度。他们秉持对文学的敬畏之心，不断反思、挑战自我，期待通过字句篇章为读者带去有价值、有意义的思想和审美体验。当然，其中也必定存在一些遗憾之处，而这些遗憾也有待作家们继续探索、加以弥补。

非法出版活动，严密封堵各类有害出版物和信息。要严格落实网站责任，强化行业自律、规范行业行为，严厉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信息，推动网络风气和干净程度进一步好转。要严打新闻敲诈，保持高压态势，加大曝光力度，坚决清除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，推动新闻传播秩序有更大改观。要开展“护苗”行动，深入打击有害及非法少儿出版物，净化少儿文化市场，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。要查办大案要案，坚决遏制非法出版活动和淫秽色情信息的反弹，推动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。要强化法治思维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，不断提高“扫黄打非”工作法治化水平。

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近日，中央宣传部、中央文明办、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司法部、农业部、文化部、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、中国科协联合下发通知，要求2015年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活动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通知指出，开展“三下乡”活动，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紧紧抓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，围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、提升农村文化科技卫生公共服务水平，着力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，着力提升农民群众综合素质。

通知要求，要结合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活动，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基层。广泛开展文化进万家、送欢乐下基层、文化志愿服务、乡村青年文化节等活动。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，推动法律知识进乡村。深入实施广播影视村村通、直播卫星户户通、农村电影放映、乡镇文化站（村文化室）、文化信息共享、农家书屋工程。开展优秀出版物展销，流动售书和各类读书活动。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农村广泛开展科技服务和科学普及活动，继续开展科技列车行、科普大篷车万里行、流动科技馆进基层、科技之光青年专家服务团活动。开展农技大培训，进村入户大服务活动，组织培训基层农技推广人员、骨干人才和科技人员进行支教服务、科技服务、社会调查等活动。深入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、东西部地区医院省际对口支援等活动。推进实施“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”和“走进西部”卫生人才培养项目。组织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、创建幸福家庭、新家庭计划——家庭能力建设项目等活动。

通知强调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开展“三下乡”活动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，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、切实改进作风的具体举措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投入力度，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、革命老区、边疆地区、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，重点解决农村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、社会稳定中的重大问题。要创新方法手段，丰富载体渠道，面向农民需求，因地制宜开展生动活泼、便民利民的活动。

首届阮章竞诗歌奖颁奖

本报讯 首届“阮章竞诗歌奖”近日在阮章竞的故乡中山沙溪镇颁奖。陆健的《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》、李容焕的《诗游记》、唐德亮的《惊蛰雷》、王夫刚的《正午偏后》、安琪的《极地之境》5部作品获诗集奖，专题奖空缺。

首届“阮章竞诗歌奖”是在广东省作协、中山市政协的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、中山市文联、沙溪镇政府联合主办的。评选宗旨强调诗歌纯正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鼓励诗歌创作的独立性和创新性，寻找具有生命力的诗歌作品。

活动期间，还举办了“阮章竞诗歌与广东诗歌发展研讨会”。与会者认为，阮章竞的作品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，特别是他的长篇叙事诗，处处彰显对现实的关怀。在此次获奖的5部诗集中，很多作品都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为主调。

寂静的春天

蕾切尔·卡逊 著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2015年1月出版



《寂静的春天》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尔·卡逊的代表作，也是50年以来全球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。该书以寓言开头，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村庄的突变，并从陆地到海洋，从海洋到天空，全方位地揭示了化学农药的危害。它既贯穿穿着严谨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，又充溢着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，是一部深刻影响了世界环境运动的重要作品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讲座预告

时间：1月25日 9:30—12:00

主讲人：穆涛（散文家，《美文》杂志常务副主编）

题目：汉代长安城文化生态是怎样炼成的

豆瓣网上有一个小组，名为“恨腰封”，人气十足，专谈当下图书出版的腰封现象。我是这个小组的常客，有时会很纳闷，何以为读者提供便利的图书腰封，却遭到读者的抵制？据说腰封源于北美和欧洲，英文为Tummy Band，中文译为腰封或书腰，更有俗称为书腰带的。按说这应是推销和宣传图书的好方式，到如今，何以令众人如此厌恶，乃至有读者买了书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撕腰封？读书本是高尚的事情，爱书人心中其实还是颇有几许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心态的，但现在以腰封为代表的推销方式，却是硬拉你入俗，这是何等不堪。图书出版界的腰封现象，实在说明了一件事情，便是把人们普遍认为高尚的事情，使劲往低俗处做。按说读书是自己的事情，与销售量有什么关系？与名流读书有什么关系？与那些写在腰封上不靠谱的推销广告语又有什么关系？因此，有读者朋友把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现象，戏称为“妖风”。

尽管腰封变成了“妖风”，但好为此事的出版家依然乐此不疲。以所见为例，大体手段有三：其一是酷评怂恿，喜用较为变形、怪诞、夸饰的语言，刺激神经，吸引眼球，挑逗读者，让人笑喷，也为作家难为情，而近年来屡见所谓的“鲁迅传人”、“王小波第二”等推波助澜更是难以胜数，甚至“大师”、“里程碑”、“必读经典”、“让世界震撼的作家”等高调宣传语也是满天飞；其二是数据导购，常用让你不明就里的夸张数据来引诱消费，诸如某册文学著作在腰封上号称亚马逊北美销售连续多少周冠军，销售量多少万册，持续榜单多长时间之久，反正无论怎么写也很难去核实；其三是名人推荐，乃是利用名人与权威光环，瞄准名人粉丝的购买力，往往一册书有各界名流集体推荐，名字罗列一大堆，于是乎“余华”与“S.H.E”可以一起出现在腰封上，也于是乎一位香港爱读书的时尚名流L竟被网友亲切地戏称为“腰封小王子”。

正是因为图书腰封上的这股妖风，令很多爱书人把原本正常的腰封看作是图书上的牛皮癣。说白了，腰封本身并不错，坏在了没有真实地面对图书本身。其实，好的腰封乃是图书的一部分，其设计、宣传、印刷、搭配等都本应是令人赏心悦目的。可惜，这样的好腰封实属少见。印象中读台湾作家周志文的散文集《同学少年》，便是被其腰封上的推崇所吸引，作家朱天文这般推荐：“《同学少年》是昆曲里每看必叫我落泪的王昭君。悲亢高远，闻之此生也可以不要了。”再如宣传语这般写道：“华语文学十年来最好的散文，冷眼热肠，沧桑流转，丰厚而无奈的人生。他笔下的人间，是个青灰色的世界，远山带雾，斜阳掩映。”如此等等。起初也颇怀疑这其中的“最好”之赞，但待买来一读，果然名副其实。虽系一家之言，但总还没脱离文学的范畴，也没有失掉文人的风范。

这样看来，腰封之所以成为让人倒掉胃口的妖风，乃是多将精神之产品极尽世俗化乃至庸俗化。诸如那种唯销售量的腰封做法，乃是用“大家都在读”的话语暗示读者，但读好书不是吃大白菜，此物适合A，却不见得一定适合B；再如那种用极尽夸张的语言来吸引读者的方式，乃是用哗众取宠的商业广告来销售图书，不过是市侩小贩的做法，十足的俗气又可怜；而那种用名人作推销的手段，诸如那位所称的“腰封小王子”所言，许多推荐的图书只是因为挨不过出版人或作者的情面，由此看来名人推荐与名人作序，和召开吹捧研讨会一样，大多也不太可靠，越多名人推荐便越不靠谱。故而，我看腰封，乃是偏离了爱书人寻找精神寄托的这一特殊需求，故而让人“恨”了起来。

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社会

征集全民阅读公益海报和摄影作品

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倡导和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战略部署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从1月16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首届全民阅读公益海报、摄影作品有奖征集和评选活动，进一步加强全民阅读宣传推广工作，激发全民阅读热情，倡导“多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”的文明风尚。

此次征集活动主要包括公益海报和摄影作品，内容要求突出加强中国梦宣传教育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读书文化的特色，设计、构思要立意新颖，具有较强的号召力，

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读书热情，推动全民阅读的社会热潮。其中，公益海报的画面设计要展示书籍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，体现阅读可以赋予人强大的精神力量，线条、用色、构图既要富有视觉张力，又要易于识别记忆，可用于不同媒介进行传播；摄影作品则以纪实抓拍为主，展示快乐阅读的人物、校园阅读的场景、农家书屋的耕读生活、阅读思考的特写、阅读街拍等打动人心的精彩瞬间。

本次征集活动为期两个月，申报作品及申报材料须于3月15日前报送至征集活动办公室。作品征集后，主办方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给予奖励。

在平凡生活中拾取诗意

本报讯 由诗刊社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“日常生活，惊心动魄”——余秀华、秦兴威、小西、红莲、老井诗歌朗诵会”近日在京举行。

《诗刊》近期重点推出了湖北诗人余秀华的诗歌作品，随后将其在博客、微信上发布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。余秀华因为出生时倒产、脑缺氧而造成脑瘫，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。在随笔《摇摇晃晃到人间》中，余秀华这样写道：“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，我选择了诗歌。因为我是脑瘫，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，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，并用左手使劲压住右腕，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地写出来。而在所有的文体里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

一个，所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。”尽管被命运的不幸幽禁于残缺的肉身，她的内心却“略大于整个宇宙”，写出了让读者惊叹的诗篇。

除了余秀华，在此次活动中，来自河南的快递员秦兴威、来自山东的打工者小西、来自河北的理发师红莲，以及来自安徽的煤矿工人老井等，也都带来了他们的诗作。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发现并拾取诗意，而正是这种诗意，让这些普通的人变得独一无二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精彩纷呈。《诗刊》常务副主编商震说，《诗刊》之所以关注这些写作者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足够优秀。他们对日常生活有着细腻、生动的感受，并且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来。（欣闻）